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

詩曰：文王守節盡臣忠，仁德兼施造大工。民力不教胼胝碎，役錢常賜錦纏紅。西岐社稷如磐石，紂王江山若浪從。謾道孟津天意合，飛熊入夢已先通。

話說文王聽散宜生之言，出示張掛西岐各門。驚動軍民，都來爭瞻告示。只見上書曰：

「西伯文王示諭軍民人等知悉：西岐之境，乃道德之鄉，無兵戈用武之擾，民安物阜，訟減官清。孤囚羸里羸縶，蒙恩赦宥歸國。因見邇來災異頻仍，水潦失度，及查本土，占驗災祥，竟無壇址。昨觀城西有官地一隅，欲造一臺，名曰『靈臺』，以占風候，看驗民災。又恐土木工繁，有傷爾軍民力役。特每日給工銀一錢支用。此工亦不拘日之近遠，但隨民便：願做工者即上簿造名，以便查給；如不願者，各隨爾經營，併無逼強。想宜知悉，諭眾通知。」

話說西岐眾軍民人等一見告示，大家歡悅，齊聲言曰：「大王恩德如天，莫可圖報。我等日出而嬉遊，日落而歸宿，坐享承平之福，是皆大王之所賜。今大王欲造靈臺，尚言給領工錢。我等雖肝腦塗地，手胼足胝，亦所甘心。況且為我百姓占驗災祥之設，如何反領大王工銀也。」一郡軍民無不歡悅，情願出力造臺。散宜生知民心如此，抱本進內啟奏。文王曰：「軍民既有此意舉，隨傳旨給散銀兩。」眾民領訖。文王對散宜生曰：「可選吉日，破土興工。」眾民用心，著意搬泥運土，伐木造臺。正是：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前花影座間移。又道是：行見落花紅滿地，霎時黃菊綻東籬。造靈臺不過旬月，管工官來報工完。文王大喜，隨同文武多官排鑾輿出郭，行至靈臺觀看，雕梁畫棟，臺砌巍峨，真一大觀也。有賦為證，賦曰：

臺高二丈，勢按三才。上分八卦合陰陽，下屬九宮定龍虎。四角有四時之形，左右立乾坤之象。前後配君臣之義，週圍有風雲之氣。此臺上合天心應四時，下合地戶屬五行，中合人意風調雨順。文王有德，使萬物而增輝；聖人治世，感百事而無逆。靈臺從此立王基，驗照災祥扶帝主。正是：治國江山茂，今日靈臺勝鹿臺。

話說文王隨同兩班文武上得靈臺，四面一觀。文王默然不語。時有上大夫散宜生出班奏曰：「今日靈臺工完，大王為何不悅？」文王曰：「非是不悅。此臺雖好，臺下欠少一池沼以應『水火既濟、配合陰陽』之意。孤欲再開池沼，又恐勞傷民力，故此鬱耳。」宜生啟曰：「靈臺之工，甚是浩大，尚且不日而成；況於臺下一沼，其工甚易。」宜生忙傳王旨：「臺下再開一沼池，以應『水火既濟』之意。」說言未了，只見眾民大呼曰：「小小池沼，有何難成，又勞聖慮！」眾人隨將帶來鋤鋤，一時挑挖；內中挑出一付枯骨，眾人四路拋擲。文王在臺上，見眾人拋棄枯骨。王問曰：「眾人拋棄何物？」左右啟奏曰：「此地掘起一付人骨，眾人故此拋擲。」文王急傳旨，命眾人：「將枯骨取來，放在一處，用匣盛之，埋於高阜之地。豈有因孤開沼而暴露此骸骨，實孤之罪也。」眾人聽見此言，大呼曰：「聖德之君，澤及枯骨，何況我等人民，不沾雨露之恩。真是廣施人意，道合天心，西岐萬民獲有父母矣！」眾民歡聲大悅。文王因在靈臺看挖沼池，不覺天色漸晚，回駕不及。文王隨文武在靈臺上設宴，君臣共樂。席罷之後，文武在臺下安歇。文王臺上設繡榻而寢。時至三更，正值夢中，忽見東南一隻白額猛虎，翕生雙翼，望帳中撲來。文王急叫左右，只聽臺後一聲響亮，火光沖霄，文王驚醒，嚇了一身香汗；聽臺下已打三更。文王自思：「此夢主何凶吉，待到天明，再作商議。」有詩曰：

文王治國造靈臺，文武鏘鏘保駕來。忽見沼池枯骨現，命將高阜速藏埋。君臣共樂傳盃盞，夜夢飛熊撲帳開。龍虎風雲從此遇，西岐方得棟梁才。

話說次早文武上臺，參謁已畢，文王曰：「大夫散宜生何在？」散宜生出班見禮曰：「有何宣召？」文王曰：「孤今夜三鼓，得一異夢，夢見東南有一只白額猛虎，翕生雙翼，望帳中撲來，孤急呼左右，只見臺後火光沖霄，一聲響亮，驚醒，乃是一夢。此兆不知主何吉兇？」散宜生躬身賀曰：「此夢乃大王之大吉兆，主大王得棟梁之臣，大賢之客，真不讓風后、伊尹之右。」文王曰：「卿何以見得如此？」宜生曰：「昔商高宗曾有飛熊入夢，得傳說於版築之間；今主公夢虎生雙翼者，乃熊也；又見臺後火光，乃火鍛物之象。今西方屬金，金見火必鍛；鍛煉寒金，必成大器。此乃興周之大兆。故此臣特欣賀。」眾官聽畢，齊聲稱賀。文王傳旨回駕，心欲訪賢，以應此兆。不題。

且言姜子牙自從棄卻朝歌，別了馬氏，土遁救了居民，隱於磻溪，垂釣渭水。子牙一意守時候命，不管閒非，日誦「黃庭」，悟道修真。苦悶時，持絲綸倚綠柳而垂釣。時時心上崑崙，刻刻念隨師長，難忘道德，朝暮懸懸。一日，執竿歎息，作詩曰：

「自別崑崙地，俄然二四年。商都榮半載，直諫在君前。棄卻歸西土，磻溪執釣先。何日逢真主，披雲再見天。」

子牙作罷詩，坐於垂楊之下。只見滔滔流水，無盡無休，徹夜東行，熬盡人間萬古。正是：惟有青山流水依然在，古往今來盡是空。子牙歎畢，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。

「登山過嶺，伐木丁丁。隨身板斧，砍劈枯藤。崖前兔走，山後鹿鳴。樹梢異鳥，柳外黃鶯。見了些青松檜柏，李白桃紅。無憂樵子，勝似腰金。擔柴一石，易米三升。隨時菜蔬，沽酒二瓶。對月邀飲，樂守孤林。深山幽僻，萬壑無聲。奇花異草，逐日相侵。逍遙自在，任意縱橫。」

樵子歌罷，把一擔柴放下，近前少憩，問子牙曰：「老丈，我常時見你在此，執竿釣魚，我和你像一個故事。」子牙曰：「像何故事？」樵子曰：「我與你像一個『漁樵問答』。」子牙大喜：「好個『漁樵問答』。」樵子曰：「你上姓？貴處？緣何到此？」子牙曰：「吾乃東海許洲人也。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道號飛熊。」樵子聽罷，揚笑不止。子牙問樵子曰：「你姓甚？名誰？」樵子曰：「吾姓武，名吉，祖貫西岐人氏。」子牙曰：「你方纔聽吾姓名，反加揚笑者，何也？」武吉曰：「你纔才言號飛熊，故有此笑。」子牙曰：「人各有號，何以為笑？」樵子曰：「當時古人，高人，聖人，賢人，胸藏萬斛珠璣，腹隱無邊錦繡。如風后、老彭、傳說、常桑、伊尹之輩，方稱其號；似你也有此號，名不稱實，故此笑耳。我常時見你絳綠柳而垂絲，別無營運，守株而待兔，看此清波，無識見高明，為何亦稱道號？」武吉言罷，卻將溪邊釣竿拿起，見線上叩一針而無曲。樵子撫掌大笑不止，對子牙點頭歎曰：「有智不在年高，無謀空言百歲。」樵子問子牙曰：「你這釣線何為不曲？古語云：『且將香餌釣金鰲。』我傳你一法，將此針用火燒紅，打成鉤樣，上用香餌，線上又用浮子，魚來吞食，浮子自動，是知魚至，望上一拎，鉤掛魚腮，方能得鯉，此是捕魚之方。似這等鉤，莫說三年，便百年也無一魚到手。可見你智量愚拙，安得妄日飛熊！」子牙曰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老夫在此，名雖垂釣，我自意不在魚。吾在此不過守青雲而得路，撥陰翳而騰霄，豈可曲中而取魚乎！非丈夫之所為也。吾寧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，不為錦鱗設，只釣王與侯。吾有詩為證：

短杆長線守磻溪，這個機關那個知？只釣當朝君與相，何嘗意在水中魚。」

武吉聽罷，大笑曰：「你這個人也想王侯做！看你那個嘴臉，不像王侯，你到像個活猴！」子牙也笑著曰：「你看我的嘴臉不像王侯，我看你的嘴臉也不甚好。」武吉曰：「我的嘴臉比你好些。吾雖樵夫，真比你快活：春看桃杏，夏賞荷紅，秋看黃菊，冬賞梅松，我也有詩：

擔柴貨賣長街上，沽酒回家母子歡。伐木只知營運樂，放翻天地自家看。」

子牙曰：「不是這等嘴臉。我看你臉上的氣色不甚好。」武吉曰：「你看我的氣色怎的不好？」子牙曰：「你左眼青，右眼紅，今日進城打死人。」武吉聽罷，叱之曰：「我和你閑談戲語，為何毒口傷人？」

武吉挑起柴，逕往西岐城中來賣。不覺行至南門，卻逢文王車駕往靈臺，占驗災祥之兆。隨侍文武出城，兩邊侍衛甲馬御林軍人大呼曰：「千歲駕臨，少來！」武吉挑著一擔柴往南門來，市井道窄，將柴換肩，不知塌了一頭，番轉尖擔，把門軍王相夾耳門

一下，即刻打死。兩邊人大叫曰：「樵子打死了門軍！」即時拿住，來見文王。文王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兩邊啟奏：「大王千歲，這個樵子不知何故打死門軍王相。」文王在馬上問曰：「那樵子姓甚名字？為何打死王相？」武吉啟曰：「小人就是西岐的良民，叫做武吉。因見大王駕臨，道路窄狹，將柴換肩，誤傷王相。」文王曰：「武吉既打死王相，理當抵命。」隨即就在南門畫地為牢，豎木為吏，將武吉禁於此間，文王往靈臺去了。——紂時畫地為牢，止西岐有此事。東、南、北連朝歌俱有禁獄，惟西岐因文王先天數，禍福無差，因此人民不敢逃匿，所以畫地為獄，民亦不敢逃去。但凡人走了，文王演先天數，算出拿來，加倍問罪。以此頑猾之民，皆奉公守法，故曰「畫地為獄」。且說武吉禁了三日，不得回家。武吉思：「母無依，必定倚閭而望；況又不知我有刑陷之災。」因思母親，放聲大哭。行人圍看。其時散宜生往南門過，忽見武吉悲聲大痛，散宜生問曰：「你是前日打死王相的。殺人償命，理之常也，為何大哭？」武吉告曰：「小人不幸逢遇冤家，誤將王相打死，理當償命，安得埋怨。只奈小人有母，七□餘歲。小人無兄無弟，又無妻室。母老孤身，必為溝渠餓殍，屍骸暴露，情切傷悲，養子無益，子喪母亡，思之切骨，苦不敢言。小人不得已，放聲大哭。不知迴避，有犯大夫，祈望恕罪。」散宜生聽罷，默思久之：「若論武吉打死王相，非是鬥毆殺傷人命，不過挑柴誤塌尖擔，打傷人命，自無抵償之理。」宜生曰：「武吉不必哭，我往見千歲啟一本，放你回去，辦你母親衣衾棺木，柴米養身之資，你再等秋後以正國法。」武吉叩頭：「謝老爺大恩！」

宜生一日進便殿，見文王朝賀畢，散宜生奏曰：「臣啟大王：前日武吉打傷王相人命，禁於南門。臣往南門，忽見武吉痛哭。臣問其故，武吉言有老母七□有餘歲，止生武吉一人，況吉上無兄弟，又無妻室，其母一無所望，吉遭國法，羈陷莫出，思母必成溝渠之鬼，因此大哭。臣思王相人命，原非鬥毆，實乃誤傷。況武吉母寡身單，不知其子陷身於獄。據臣愚見，且放武吉歸家，以辦養母之費，棺木衣衾之資，完畢，再來抵償王相之命。臣請大王旨意定奪。」文王聽宜生之言，隨准行：「速放武吉回家。」詩曰：

文王出郭驗靈臺，武吉擔柴惹禍胎。王相死於尖擔下，子牙八□運纜來。

話說武吉出了獄，可憐思家心重，飛奔回來。只見母親倚閭而望，見武吉回家，忙問曰：「我兒，你因甚麼事，這幾日纔來？為母在家，曉夜不安，又恐你在深山窮谷被虎狼所傷，使為娘的懸心吊膽，廢寢忘餐。今日見你，我方心落。不知你為何事，今日纔回？」武吉哭拜在地曰：「母親，孩兒不幸前日往南門賣柴，遇文王駕至，我挑柴閃躲，塌了尖擔，打死門軍王相。文王把孩兒禁於獄中。我想母親在家中懸望，又無音信，上無親人，單身隻影，無人奉養，必成溝壑之鬼，因此放聲大哭。多虧上大夫散宜生老爺啟奏文王，放我歸家，置辦你的衣衾、棺木、米糧之類，打點停當，孩兒就去償王相之命。母親，你養我一湯無益了！」道罷大哭。其母聽見兒子遭此人命重情，魂不附體，一把扯住武吉，悲聲哽咽，兩淚如珠，對天歎曰：「我兒忠厚半生，并無欺妄，孝母守分，今日有何事得罪天地，遭此陷葬之災。我兒，你有差遲，為娘的焉能有命！」武吉曰：「前一日，孩兒擔柴行至磻溪，見一老人執竿垂釣，線上拴著一個針，在那裏釣魚。孩兒問他：『為何不打彎了，安著香餌釣魚？』那老人曰：『寧在直中取，不在曲中求。非為錦鱗，只釣王侯。』孩兒笑他：『你這個人也想像王侯，你那嘴臉，也不像做王侯，好像一個活猴！』那老人看看孩兒曰：『我看你的嘴臉也不好。』我問他：『我怎的不好？』那老人說孩兒『左眼青，右眼紅，今日必定打死人』，確確的，那一日打死了王相。我想老人嘴極毒，想將起來可惡。」其母問吉曰：「那老人姓甚，名誰？」武吉曰：「那老人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道號飛熊。因他說出號來，孩兒故此笑他。他纔說出這樣破話。」老母曰：「此老善相，莫非有先見之明。我兒，此老人你還去求他救你。此老必是高人。」武吉聽了母命，收拾逕往磻溪來見子牙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